

大
書
長
語

大書長語叙

予姁兄費汝登氏髫鬢時從父
之楚大荆父以委他適御史東
塘毛公行部至諸驛卒倉皇無
措汝登引徒吏往迓應召爽雅毛
公竒之試以駢對益見稱賞以為明

時鼎器聲動湖湘讀書過目成
誦飽六籍百家言為文壯朗奇崛
嚴々乎若獨立閭風之顛塵芥六
合弱冠就試有司學憲白泉汪公
厲威縉士汝登慨然賦詩閣筆而
出然以資性夙異不屑作格套語

戰藝屢北落、弗顧益肆力工古文
詞時與騷壇墨客著屐登山興到
便束茅揮灑而大書遂為兩浙冠
每開襟論事陳義甚高聽之竦然
有不協於道者即王公貴人面折不
少假嘗作大書長語闡叙書法多

昔賢所未教予謂汝登氏少負異
資長邃於學又不得意睨傲一世宜
其為人必跌宕陵夸脫略觔稜之外
及論學書謂自作人始作人自正心始
此豈規之以翰墨稱雄長者可曰日語
哉辟諸鷹揚蹈厲之將而有敬怠

義欲之箴鷄冠帶劍之英而服忠質
仁義之教噫美矣中間馳騁古今博
綜法象又極大書之要昔劉歆叙七
略作藝文志下逮草木蟲魚山川圖
象之異皆昭形管用備載言而罕有
及於大書之法者汝登作此可補執

林之闕萃字學之大全矣常見其
解衣盤薄執椽如飛當適意處扶
霞拂雲神采光動四座皆傾真人豪
哉予素重其高標雅度足以橫制頽
波而正心一言尤金丹一粒可陶鑄人世
因併及其履略著於篇端

隆慶辛未歲秋七月初姍弟穎鯨
走筆書於尚友堂

大書長語卷上

執林賸夫慈谿費瀛汝登甫著

男廷棐輯

正心 識字 師授 心悟 通變

結構 真態 神氣 乘興 貴熟

正心

楊子雲以書為心畫柳誠懸謂心正則筆正皆書家名言也大書筆筆從心畫出必端人雅士

胸次光瑩膽壯氣完肆筆而書自然莊重溫雅
為世所珍故學書自佗做人始佗人自正心始
未有心不正而能工書者即工隨紙墨渝滅耳
正德中江右李士實以大書名然用偏鋒法子
眼已知其脈理不正後以寧庶人敗所書扁署
刊落殆盡顏魯公朱文公遺筆幾經番刻亦皆
潢治寶藏莫敢褻視斷碑隻字世以永存蘇文
忠公論字必稽其人之生平有以也嗚呼寧默

書也與哉

識字

慨自保氏教廢六書不明說文切韻之學悉置
不講手寫別字口誦譌言漢唐以來讀書而不
識字者亦已多矣昔賢謂欲作詩文畧須識字
愚謂作大書尤須識字蒼頡觀三才之文博采
衆美合而成字悉有精義存焉憲從害首害字
頭室家也其中从丰即古契字刻記也其注以
下从口因離間之言記恨小過成大隙也其注以

心目懸法示民使知遠害也譌者不從山綿而
從一冪於義何居寇從寬處攻之故以攻寬省
合成字或并省山頭一點而從一却與冠字建
首相同夫冠之從一取覆蓋元首之意惡得比
而同之善諫之言入耳不煩故諫字從東或譌
而從東殊為無謂獬廌觸衺義獸也立文象其
獨角直躬豸惡獸也遇物輒食物食之則柴毀
故音柴小篆作豸象張喙噬物形今文別從才

作豺而以豸為廌固已謬矣或書廌繡坊譌而

作豸从豸从廌不惟不識廌字并失豸之本文而莫

知其非也周官司刺次掌三刺一訊羣吏二訊羣臣三訊萬民

訊有罪者刺殺之故从刀定意諧束木之有芒者與束字

不為聲或書刺史坊不从束而从束从木从口欽物而小

之是為刺辣字乃以刀破束物聲韓文所謂刺刺不能休是

也惡有扁署而可作別字乎壬任中畫長取擔

當意王挺下畫長人立土上特出也廷字从王

會意兼諧聲有書廷評坊不以王乃以丰聲邪
意邪王者統三才立文一貫三中畫近上法天
也其三畫停勻者魚欲切象連貫形乃古珠王
字秦更隸書加點於下畫之傍以別帝王字其
點於中畫之傍者另有三音詳見韻俗書玉玉弗
辨悉點于中畫之傍邊戍以人荷戈分明畫出
艱辛之狀戍乃九月辰名於時衆陰盛而孤陽
獨存故以戍函一為意兩字較若俗書戍戍弗

辨率於戊中加點此類更僕未易數也夫扁榜大字揭諸通衢識者弗槩於心而因仍不改由六書之義不明不深知其謬故耳魏莊渠先生諱校理所著六書精蘊學者最宜潛玩六書明非惟識字六經如指諸掌矣

師授

刊鞠蠶絕棋亦皆有法而況於大書乎艸書千字不敵楷書十字楷書千字不敵大書一字愈

大愈難苟無師承知從何處下手必須明師指

授八法

側勒努趯策掠緊磔

八病

牛頭鼠尾蜂腰雀膝折木柴擔竹節稜角

運

筆掣襟等法逐一講究意中了然然後落筆則

一點一畫都以規矩中來漸覺有趣欲罷不能

矣臨寫時更得精通書法者提掇點化則心益

明見愈長臨池之業日異而月不同駸駸到古

人佳處矣夫以篆隸小楷著名代有其人尠克

工署書者苟能詣極超羣可以題署宮殿壯觀

堂宇亭臺勒諸金石垂於後世章

昭代文物之美斯亦不朽事也豈與夫流連光景耽吟嗜棊博者可同日語哉

心悟

虞永興云機巧由於心悟而不可以力取玄妙資於神遇而不可以強求書法既得其傳必有所悟乃能造微而自得要在念念不忘昔人觀舞劍盪槩聽鼓吹江濤而觸彼通我遂臻神解

此最上乘也。吾輩留心於大書，須博采名山勝境，精刻金石大字，名人手書真蹟，徧揭楣壁，及出入經行之處，朝夕覽觀，先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又嘿會其運用，轉換起伏，照應精意之所存，得其意矣。心追目極，精誠孚感，恍若親見其人，披雲霧而下之，揮霍於吾前，忽若電馳，儻疑星墜，可喜可愕，竒恠百出。夫然後探彼意象，入我筆端，縱橫闔闢，惟吾所用，自有超世

絕俗之趣或疑伯喈羲獻神授筆法事涉夸誕
愚謂不然思而思之儼然形於有形是亦夫子
學琴之法也惟通霸感物之君子乃可與談斯
道

通變

亞棲云凡書通則變若執法而不變是為書奴
古人各有所長其短處亦自難掩學者不可專
習一體須徧參諸家各取其長而融通變化超

出畦希徑之外別開戶牖自成一家斯免書奴

之誚魏晉以來諸以大書馳名者如師宜官梁

鵠俱起人鍾元常鍾元常褚登善遂李少溫陽虞伯

施世歐陽信本詢李泰和邕顏清臣真卿柳誠懸

公權諸名公始焉各有師承及得意外之旨變通

無方若神龍幻化法象昭然而觀者初不知其

出自何家書之品格始入神妙苟束于教而不

能遺法以見意依樣葫蘆隨人步驟即今偏真

是亦叔敖之優孟耳奚貴哉

結構

作大字如大匠作室然先須經營位置扁有橫
豎體裁不同字有疎密形勢亦異規畫間架穿
插得宜胸中有成字而後下筆則穩妥耐看文
與可寫竹氣韻生動東坡謂其先有成竹於胸
中正與書家相似皆意先於筆也廳堂用橫扁
如明倫堂三字晦翁書於婺源縣學明倫兩字

形執匾堂字亦構匾體以稱之如捧日堂日字
孤單用筆須肥重飽滿以稱捧堂二字肥中要
隱隱有骨氣若肉豐而無骨難免墨豬之誚矣
公署用豎扁直書第一字宜大第二第三漸漸
小掛起方恰好若上下一般便覺頭小尾大必
須趺疊周正接續處不宜多露白地白多則凋
疎亦有不盡然者吾郡司獄司三字倣子昂書
一字自為一字四邊空白俱多殊覺爽朗可觀

必求矧疊反不佳矣寺觀扁每尚方如寶殿四

字作四窠分大寶相並在上寶字山頭開展大字上停宜肥而長左撇向寶字穿插斯叅合勻稱故曰大者促令小小者展令大踈者不得浪宕密者不得偪塞分間補空變換垂縮俱要心匠巧構因物付形斯為妙手

真態

寫榜大字固貴綿密勻稱亦有以不稱為稱者

要各盡字之真態而弗以己意參焉杭之鳳山

門外有坊曰萬松

永樂間金臺王杞書

萬字四面停勻八

邊俱滿松字以公附木公短而木長不牽強求

其必稱自是端穩腴潤分看固好合看亦好西

陵江樓扁襟江帶海帶字豎拔特長更覺瀟灑

杭城忠節坊節字一豎宜長不長蓋強求其稱

而不知當以不稱為稱也

今已重易武林李淞書

大抵橫

扁數字並列有宜紆左者有展右者有宜附麗

者有離立者有廻互畱放者只要位置得所東
映西帶若星辰之叅錯燦然而成章也字多象
形強齊不得如口字之小人身之門開竅于口
體字之大體乃人之全身从骨者身之幹也从
禮而省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
束棘叢生而短故从束棗條生而長故从木之踈
林之密一之匾臺之高各有真態必欲求稱其
將能乎第於畫少者用筆稍重畫多者用筆稍
輕于輕之中用一兩筆險峭而重亦自斲稱矣

神氣

大字唯尚神氣形質次之最忌修飾纔修飾頓減精神隋釋敬脫能用大筆書方丈大字求者止與一字道勁不加修飾唐之裴休宋之石曼卿每每於扁榜上大書其莊重若王公大人冠冕佩玉端拱於廟堂之上其安閒有孔子燕居申申天天氣象晶耀如太阿出匣險峭如枯木懸崖飛動如龍驤鳳翥天趣溢出神與之謀猶

巧匠之斲輪庖丁之游刃郢人之運斤非惟人
莫能喻已亦莫知其然也今人先書字底覆紙
雙鉤譬諸傳神寫照非復本來面目况經刻手
筆意已乖漆工粉飾彌失真態西施不為嫫母
乎是故作署書每令粉扁研墨以俟手和筆調
乘興一揮即有肥瘦長短之不同而神氣自在
一時意興所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貝目者如九方臯之相馬當自得于牝牡驪黃

之外不以形容筋骨求也顧多狃於俗套祇喜
雙鉤可為三嘆

○乘興

解衣盤礴宋元君知為真画師傳神點睛顧愷
之經月不下筆天下清事須乘興趣乃克臻妙
耳書者舒也襟懷舒散時於清幽明爽之處紙
墨精佳役者便慧乘興一揮自有瀟灑出塵之
趣儻牽俗累情景不佳即有仲將之手難逞徑

大之執是故善書者風雨晦冥不書精神恍惚
不書服役不給不書几案不整潔不書紙墨不
妍妙不書扁名不雅不書意違執絀不書對俗
客不書非興到不書

貴熟

大書六在乎熟之而已矣熟豈易能哉必也功
衰歲月一息毋忘盡心精作得意轉深筆下自
然溪巧應規入矩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故曰

心不厭精手不厭熟鍾繇初學胡昭書十六年
不窺園王逸少自言嘗於山谷中學字廿年不
出竹葉樹皮皆反覆書之隋僧智永獸處閣上
臨右軍書三十餘年業成方下研成曰筆成塚

巖巖子山

元人一日能書三萬字

鎮淞西每日坐衙寫罷

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製馬上簡版書字虞伯
施臥則於被中書腹鍾元常畫被穿表如廁竟
日忘起古人書學成名者其垂神注意用功專

一如此書必熟而後工也余置堊几於書室搢
澱靛大書頗得意者覆紙搨之抹淨復書此無
盡藏紙也頃斲方軌四出塊範木為几閒中以
茅筆濡水大書儘可習熟儻假餘年造詣熟而
書法工得為才鬼猶勝作頑仙也海內容有酸
鹹土炭之味同于余者不敢自愛因併及之

六書長

大書長語卷下

執林賸夫慈谿費瀛汝登著

男廷集輯

署書 堂扁 綽楔 鑒定 鐫漆 原古

客問 紙說 筆說 墨說 硯說

署書

秦廢古文書存八體其曰署書者以大字題署
宮殿扁額也漢高帝未央宮前殿成命蕭何題

額覃思三月乃以秃筆構隸體書之時謂蕭籀

宙又題蒼龍白虎二觀此署書之始也要間架

明整字字相照應綿密古雅不怒張不險恠奕

奕然有靜而若動動而若靜之勢魏文帝起凌

雲臺先釘榜去地二十五丈詔韋誕字仲將魏京兆人初

守武都以能書留為侍中終光祿大夫就書之以轆轤引上題竟

而髣髮頓白晉建安間太極殿成謝安欲王獻

之題榜語以韋誕事獻之正色曰仲將大臣寧

有是事信爾知魏德之不長矣遂不之偏令劉

環之以八分題之

環之字元寶官至御史中丞善八分亞于二王骨正力全

宋米芾謂歐陽詢道林之寺四字寒儉無精神

柳公權國清寺三字大小不相稱薛稷慧普寺

普字如人握兩拳申臂而立數公皆以書名家

不能無議焉署書信難哉信難哉唯葛稚川天

台之觀李陽冰凝生公講臺及顏清臣虎丘之

劍池足為大書模楷我

國初南京宮殿及太學諸扁皆詹希原

字孟舉其先徽

人徙居都門正書師虞永興有繩墨其字愈大愈佳奉詔楷書端穩腴潤

可稱合作責備者謂其風骨尚謝古人莆田周

翠渠先生

名瑛理學名臣

所題岳陽樓扁茂密蒼勁神

彩照映真足以壯觀荆南鬱攸不戒蒸為雲霞

惜哉嘉靖初學憲白泉汪公

名文盛

手書先師廟

暨廟門扁額頒刻兩浙學宮筆勢閎偉風骨內

含得印泥畫沙之意一時署書無能出其右者

堂扁

堂不設扁猶人無面目然故題署扁榜曰顏其堂云堂有崇庠扁貴中適堂小而扁大為扁壓堂固不可若堂高而扁小猶堂堂八尺之軀面弗盈咫則亦不中度矣登其堂觀其扁整飭工緻名雅而字佳雖未見其主人而風度家規可明徵矣扁名猶不易立時輩不淪於塵俗則過於矜張詎知古人非直為觀美也寓戶牖箴規

此意焉必須詞典則而意趣高遠使人目擊而
道存其字體須端莊古雅非比亭榭燕游之所
流麗情景可恣跌宕也且氣數所關尤忌偏枯
飛白及怒張奇崛壅腫之態扁署之法莫詳於
唐亦莫病於唐於屋之大小字之尺寸悉有程
度其點畫分毫各立名字按陰陽五行而稽其
休咎不太泥乎然書與畫有神妙能三品字入
神品係休徵焉信有之矣

綽楔

古謂綽楔

雪

即今之坊表正以風勵天下匪直

標榜焉爾矣宋淳佑間三衢郡守楊彥瞻為狀
元畱夢炎省元徐霖建雙元坊且貽書二公明
已揭扁之意不同於俗人之見厥後徐以道學
名可謂不負楊公而夢炎改節仕元文文山有
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無面見江東之誚寧不
三潯此坊哉

國朝此名勲碩望忠孝節義皆建立坊石以樹
風聲示激勸鄉舉及進士亦例得給坊表厥宅
里蓋冀其為麟為鳳羽儀天朝康濟海宇昭科
目得人之盛也所以聳瞻視播遐邇存乎扁署
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一畫偏枯如壯士折
一臂豈可湯委庸俗人書之彼售書者枵中寒
允緊豈能工至或雕刻字式照影摹□圓或用
米或用沙鋪排成字不以精力法度結構之於

得心應手之妙殆相左矣况經刻手筆意已乖
漆工粉飾弥失真態西施不為嫫母乎狀元坊
唯成化辛丑科王華建於紹興府治之東園熟
流麗殆非泯泯衆人之筆杭城謝太傅祠前兩
坊對峙左題蒼生素望為文靖公右題黃閣清風
為文正公遷顏筋柳骨不減前人風致要之有賞鑑
家未嘗乏能書家也

急定

衛茂猗謂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寫時或當局而迷須藉生眼瞰破故曰過得衆人眼始放老夫心切勿護疾忌醫屢經慙慙方有長進小慙小進大慙大進凡事盡然况於書乎先師徐寅齋

先生

名立字守直都諫仁伯子也性孝友仕至通判未老乞休躬操杵臼鄉間稱為清貧

人工銘石尤善署書每教後學寫字用低案寫畢須高揭字有平鋪儘可而豎看煞不好有平放不覺其好懸看却好者蓋平鋪祇見下亭必

高揭遠觀全體悉在目中也鑒別弗精棄瑜用
瑕無足恠者既鑒定不得牽惑浮言妄有增損
顏魯公為書統宗李重進猶有叉手並脚田舍
漢之譏虞永興書翰稱絕或嫌其首大尾小犯
七惡之禁歐陽率更名重雞林或謂傷於險勁
謂柳公權之筆瘦如雀脰周越筆勢如龍病在
沙張即之為險恠之祖不齊之口自古難調刻
木之輩益浪褒彈謂某畫大唾瘦某點大肥不

知肥之病在剝肉瘦之病在露骨若肥不剝肉瘦不露骨正於佳處無妨主人不具正法眼輒便改易差僅毫髮而於作者之意乃有大繆不

然者矣噫世無玄成孰辨戈法

唐文皇學虞世南隸書作戠字

惠戈脚不工空戈今世南補之次日以示魏徵對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遁其形今觀聖作戠字戈法偏真上鍾期既往伯牙繼絃有以哉

鐫漆

十室之邑必有華堂通都名門罕覯佳扁豈盡

書之弗工哉緣鐫漆鹵莽而僨事若者十居八
九王大令保母帖不減蘭亭由刻手精工也顏
魯公書碑文每令家僮鐫刻猶憾波磔時有失
真鍾繇李邕多自書自刻旁書伏靈芝刻及黃
仙客刻皆自撰詭名耳魏黃初中關里記曹植
撰文梁鴻書丹鴻字伯鸞與妻孟光共入霸陵
山中以耕織為業彈琴詠詩自
娛字入能品王鍾繇手勒號三絕碑古人于文
義之師其八分字間鄭重若此後世那得知邪時輩罕有真蹟

大字多以白紙雙鉤瑕疵不顯必須部竄高揭
締觀無可議矣每字分弔中墨復用朱筆雙鉤
乃付良工照依紅暈下刀鐫刻庶免歆仄虧替
之病刻已粘聯白紙摹搨二幅一幅收藏存底
一幅粘于漆室時時比對刻紋庶不失筆意漆
人亦自有能者今紀綱之僕精選委任優其供
億不得纖嗇劑量扁之內外俱用細布灰漆堅
牢刮磨精緻曲折處時以榻本比對刻紋毋得

漆艸髹

音休以漆師木器也

漆之際如塑像之出相傳神

之點睛妙處正在箇中須佗託諳曉書法者尋

繹筆意寔漆纖毫無爽神彩迥然偁人永永流

光來襪不其媿與鐫漆二事人皆猥以末務忽

之寔有關於書道不覺覩縷云

原古

粵自蒼頡

侯剛氏

廣伏羲之文而造六書是為古

文高陽氏有科斗書以挺點漆書於竹簡漆臍

難行首麤尾細遂成科斗之文後乃巧擬其形
非本意也夏禹鑄鼎象物作鍾鼎書其文竒古
詰紉殷湯時務光隱居清泠之淵植薤而食輕
風時至見積葉交偃因作倒薤書周媒氏於仲
春書男女內采之文用填書以其字間滿密也
韋誕題芳春林樓觀用之周宣王柱下史籀宙取蒼頡形意
加之銘利鉤殺而作大篆以其名顯故曰籀書
因而重複之曰複書

漢武時用題建章鳳闕

七國分裂文

字不能統紀始皇一天下李斯罷奏其不與秦
文合者改省篆籀而作小篆畫勢勁直世謂玉
筋篆又謂八分小篆比之籀文十存其八云是
時法密文煩獄吏程邈覃思十年而作隸書務
趨便捷以赴徒隸急速文書之用王次仲又節
隸書為八分書蔡琰云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
去李小篆二分又曰皆似八字
勢有無點畫俛仰之態而楷法昉焉蔡邕待詔
鴻都門見役人以墜帚成字因為飛白書其勢

飛提多白蓋創法于八分竊微于小篆者也宮

題署魏既多尋大字宜至建中初直以隸書為楷

書謂其字方於八分而有模楷也義之所書黃庭經樂毅論

謂之小楷國朝文漢元帝朝史游為急就章一

篇省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曰章艸取篇名也

必波磔縱任奔逸而字字區別非此特可謂艸

書耳杜度最善章艸章帝貴其蹟今上表章用

之世謂章帝書誤矣張芝變章艸為艸書體執

一筆而成偶有不聯血脉亦未嘗斷倚伏有循環之勢衛瓘復采芝法兼乎行書謂之藁艸書義獻所書曰今艸結構微眇者曰小艸劉德昇因隸法掃地真過於拘艸失之放變楷為行書王獻之又旁出二法非艸非真離方遁圓處乎季益之間兼真曰真行帶艸曰草行蔡襄復作飛草有風雲變態之勢大抵艸生隸隸出於篆篆本乎籀籀始於古文形體相因而變理勢自

然也。六書雖成於一時，勒諸扁榜，欲垂久遠。已上諸體，必須逐一研究，各極其旨，趣融會貫通。而時出之，結構茂密，如篆法耿介莊重，如楷書蒼古奇崛，如鍾鼎鬱趺縱橫，如古隸纖細勁潤，如小篆波磔險峻，如章草飛揚灑落，如飛白一字之中，諸體兼該，斯盡善也。苟不明其原委，掇其菁華，而徒以一人之私智小慧，欲逞此技，祇見笑於大方爾。

按書史所載太昊時龍馬出於滎河作龍書
以紀官神農感嘉禾之瑞作穗書黃帝時慶
雲常見作雲書少昊氏立而鳳鳥至作鸞鳳
書高辛氏作仙人書軒轅氏因靈龜負圖而
出作龜書周文王之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
感鸞鷟赤雀而作鳥書感白魚而作魚書孔
門弟子感麟而作麒麟書秋胡之妻作蠶書
戰女道律垂画纖長旋繞如蠶形又名雕蟲

篆唐綜作蛇書宋景時司馬子韋感熒惑退
舍作轉宿書象蓮華未開之形秦滅古文書
存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其形
鳥首雲脚以題印璽四曰蟲書施于幡信五
曰摹印施于印章亦名繆書六曰署書施于扁額
七曰殳書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八曰隸
書漢武時芝產於宣房作芝英書司馬相如
采日辰之蟲屈曲其體升降其勢象四時之

氣韋誕作剪刀篆六名金錯書本古之錢名
周之泉府漢之銖兩新之刀布筆執顫掣狀
若麗匣盤龍新臺舞鳳史游造其極焉曹喜
作垂露篆以書表章點綴輕盈阿那象露之
垂又作懸針篆以題五經篇目字之垂脚執
若針芒衛瓘作柳葉篆篆類薤葉而筆執明勁
劉德并觀星宿作瓔珞篆篆類科斗而不真執
若刀鸞而宏遠漢初詔版用鵠頭書又用偃

波書狀若連波尚書詔版用蚊脚書字體纖
垂有似蚊脚王羲之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
題柱為一飛字有龍爪之形遂名龍爪書王
僧虔作虎爪書以擬之加之縈婉兼以稜角
齊武帝睹落英茂木而為花艸書其弟臨川
王工左右書梁孔敬通為反左書庾亮呼為
眾中清閒法呂向為連綿書一筆環寫百字
若縈髮然李后主為撮襟書一云張旭不用

筆卷帛書之微宗有瘦金書陳堯佐有堆墨
書昔陶弘景以一事不知為深恥諸如此類
在博雅君子亦當攷而知之但弗溺焉可也

客問

客問大書之法予謂字貴正鋒操筆宜直以點
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體勢有向背氣脉相聯
屬點者字之眉目也全藉顧盼精神畫者字之
骨骸也欲其堅正勻淨輕重合宜挑趯者字之

步履也欲其沉着而有力擎捺者字之手足也
欲其屈伸中度無往不收無垂不縮變起伏於
波杪殊劬挫於毫端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
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閒雅此大書之要旨也客
問川字三筆皆縱書法將無同乎余曰起筆忌
作蒸餅狀須劬挫近裏作掠執出梢第二筆略
按微行至強半即轉折筆鋒提飛要有左顧右
盼之意質直則無情致第三筆从中直引帶來

聳肩仄右作努勢澀行至末頓筆倒挈藏頭護
尾力在字終此三筆若峯巒起伏整如排比豈
復成書又問三字曰首畫用勒法而稍長貴得
磬控之拍次畫借策勢按筆迴鋒趨左以啟下
其末畫用覆筆須沉着攸長有任重道遠之意
橫畫有象天覆形有象地載形有象玉几形筆
筆變換行雲流水無駢跪不安之意乃佳耳問
一字曰要如覆舟之狀善用筆者八法皆具不

善用筆八法皆廢落起走住疊圍迴藏闕一不可客喜起曰書學心教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曰未也必有事焉而勿忘永成家風思盈半矣客唯唯而退

紙說

古以簡牘書字書於縑帛謂之紙縑貴重而不便漢安帝時尚方令蔡倫始以敗布敕網雜樹膚造紙後世用楮皮為之彌覺其便大書所用

紙絳潔白堅緻而無灰者斯可有灰易沁筆畫
交錯處輒便穿孔殊索興趣故褚河南非精紙
未嘗輒書鄴都宮觀成詔韋誕題署奏曰若用
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無此三具又得臣手然
後可逞徑丈之勢王逸少得蘭紙乘醉寫禊帖
妙絕古今為會稽內史時有欲大書而乞紙者
右軍勅掌故檢得九萬版悉與之作大字必須
紙黑富麗乃堪展其筆興恣意揮灑唯當行本

色方知此意雖然亦有未覘書家藩落而靡費
剡箋者舒元興唐元和進士會稽鄭溪出古藤以造紙佳甚是以有悲
古藤文之作也

筆說

羲之七歲能書莫年入妙猶曰欲書先須相筆
顏真卿問工書之妙張旭答以妙在執筆得
園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其次紙筆精佳唐人
李無逸待詔翰林歲寄萬錢市錢唐吳浩大筆

甚矣筆之有關於書道也陳東宮洗馬鄭仁信

善用秃筆書字鋒藏韻古而筋力有餘宋著作

郎王知微

名智修補智永千文百數字為世所珍重

工署書用勁毫

為筆甚大號散筆寫大字要如小字鋒執全備

方是作家姑蘇張旭性嗜酒以髮濡墨作大字

既醒自視以為神異嘗寓友人軒中軒甚精潔

紙墨亦佳乘醉捫衣襟漬墨書東軒清致四字

殊有筆意世傳捫襟書法蓋昉乎此裴公美名

鎮太原日化城寺僧預粉扁陳研墨胥公至以
衣袖溫墨書之字極遒勁石曼卿嘗艤舟於泗
水之龜山寺僧請題壁旁殿榜乃劇醉卷糴一
揮而三扁立就使善書者索月構思以為之亦
弗逮也恆言能書不擇筆數公則無假於筆矣
大抵造到精熟處或以頭髮或用亂艸或用抹
布佯手拈來頭頭是道

墨說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墨者字之血脉也最要
調停得所研須頻滌水須新注墨要清烟磨要
優柔不迫諺云磨墨如病人此亦有說墨性欲
涼磨急則性熱而膠泥難書夫大書之難磨墨
其一也今人不以為意漫付狡童傭隸作輟靡
恒調停弗善甚有妨於書道須擇平素安詳耐
性者委焉磨法量著水以三指攝墨輕安長推
弗令太濃濃則滯筆亦弗太淡淡則無精彩俟

其濃淡適中傾注別器以供揮灑執筆待墨興

趣易闌久停宿墨亦不中書是故翰林禁經有

九生之論一謂生筆類筆無鋒久清無力二謂生紙新出

堅白三謂生研無畱宿墨密護塵埃四謂生水水停則腐須汲新清

五謂生墨臨用旋研宿則泥鈍六謂生手大書運臂過用則勞七謂

生目先須凝靜以蓄目力八謂生神尤宜存養九謂生景

自明凡淨時和氣清此書家玄微處可與知者道耳

譜稱墨貴八極

堅如玉黑如漆拿之輕磨之清濃似霧光似鏡油樣滑蘭樣馨

硯說

昔人謂硯槌櫟而少文有漸廟之功可為耐久

交封即墨侯此實錄也其品製譜志已詳歷觀

前哲有在官不持一硯者包孝肅公極知端州歲滿不持一研以歸

有止遺一硯及漢書一部為奩具者胡邦衡名銓號澹菴

上疏乞斬秦檜貶海外廿年嘗嫁女唯漢書一部匣一研此外蕭然有卻呵水之

硯而不負者孫之翰名甫宋仁宗朝直史館人獻一研云呵則水出却之曰一日

呵得一擔水有居園土以斷瓦為研不廢著述

只直三錢耳

者括蒼葉適自號水心先生國初為巴陵主簿

著書廿卷有鑄硯誓不改業者桑維翰字國僑

面長覽鏡自竒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初

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鑄鐵研示人曰研穀

則改而它仕率第進士晉高帝朝乃拜為相

有心許友人以硯徒步追送者蒯鰲居鄉飲博

尚信義嘗蓄龍尾一枚友人欲之而不言鰲亦

心許而未與一日不告而去乃徒追送研而還

仕南唐為殿中丞奇情高致皆可尚也後世所瑤如端

溪銅雀龍尾子石等硯以瑩潤為賢大書則取

潤澀相兼浮津輝墨者余家藏歛硯乃舊坑絲
石正視弗甚顯以傍睨之刷絲燦然最善發墨
兵燹之餘化為烏有未嘗不臨書嗟悼隆慶戊
辰潛菴王真人名守玄山東漕縣人棲遁西湖
藹莊施藥拯貧年六十八不疾
而逝麓池郭方伯地邀余避暑藹莊紫薇主
人遺以澄泥陶硯二枚其一狀如風字虛中通
竅於池以函墨其一狀如回字中凸音旁凹音
凸處硯筆而殺去聲墨墨不殺則淋漓凹處貯墨

而飲

去聲

筆筆不飽則枯澀二硯蓋相須兼濟也

第楮生與子墨客卿每每絕交時或感水濡毫
書于几案之上黑几篩粉素几篩煤吹去浮埃
筆蹟儼然覆紙勒之纖悉弗爽然俛仰骯髒皮
屈曲之勞不可任昔蘇舜卿以自明几淨筆硯精
良為人生一樂也矣世有四瑤具而弗親
眎為長物獨何與書以志感

大書長語下卷終

費高士傳

高士諱瀛字汝登慈之驃騎山人為人識
量殊絕於執利兩塗蔑如也當其髫時從
父之大荆固已睥睨毛御史不置睫弱冠
試學使者繩約苛竟賦詩投筆不憚以身
扞厲禁是時諸長者已知君奇志特抱不
沁沁澳澳苟一榮進自多者君天資雋拔
讀書取印心精不屑在友間竟老博士

負蓋嘗摛宇宙之微挾古今之變探人物
之幽以為天下義理歸文字文字歸六書
迺上溯古文奇字次史籀斯篆程隸下迄
漢晉來諸名家抽精擷髓會厥要眇而時
一揮灑于徑丈尋尺之間君為文騷賦左
馬會心而流其為書也雲物舒卷蛟龍歛
吐山嶽拱聳要以一寓其心中之奇如張
旭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必于草書焉

發之眼界曠空不復知有當塗尊顯人嘗
于郡庭大書甘雨堂三字魏守及齋侍趨
勢壯雄淋漓漬守面守笑曰古有噴墨成
字者今其近之乎方伯郭麓池聘君之西
湖藕庄朝夕過從密友不遜也郭故工大
書屬君雙鉤君以意運斤改廢其繩墨殆
盡而郭公戲語曰僕書洵不及君君毋亦

少存其舊乎何以令人辯工拙也諸署扁
名不雅馴者雖出鉅公必以意易不者擲
不與書故君之簡亢諸尊顯人得與脩布
衣懽必其略去苛等不自有其貴者也而
亦終不敢以齷齪溷君如以齷齪溷則不
與之友矣嘗遣女貸鏹歸遇貧士與語憐
之輒畀以所貲歲杪家無瓶粟所厚者遺
以鏹金又挈以畀其母之族黨晚歲家益

落不給楮墨為置堊几漬水書之道然適也此其識量可與勢利中人並日道哉晚號執林賸夫著大書長語十篇又嘗倣東方生班掾輩為文以自述其詞云客有誚賸夫者曰夫所貴乎聰明才俊讀書嗜古之倫上者少紕虛攬揆序次者尋尺功名枋榆自樹窠下者乘機席會自託于當塗之馭而子傲然運轉宇宙今古在握圭竇

蕭疎皂囊澁羞族黨無所藉其光榮友朋
不得借為氣勢非蕭相之未央安取覃思
無仲將之淩雲何用皓鬢雞林之名不經
鴻都之帚無翅子自謂騷人墨客之豪吾
亦咲子墜几之上嘗濕而不得煙也賸夫
咲然以咲盛然以悲曰子惡足以語是乎
道無伸抑志靡窮通當其不遇也而為鼠
遇也而龍得時而駕失而累蓬本不加損

亦又何憫且夫唐虞閔道厥有賴箕伊萊
啓運不貶務隨彼寔錙銖九有亢極一羸
故能以巖穴枯槁之姿高聖神文武之后
而矧區區榮貴而何豔為子不睹夫當塗
之士壘望閨觀意伺色垂腰有骨而磬折
舌無端而圓轉情炎于中利欲萋蕭日夏
畦而無復丈夫賴子以為富且貴乎以此
尊顯其親而榮施友朋吾寧為此不為彼

矣孔子曰富貴如浮雲雖執鞭之士吾不
為之孟子亦曰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其妻
妾羞也而泣于中庭道不同不相為謀亦
各行其志也已矣夫吾環堵蕭然讀書譚
道肆筆成文把弄倫類上自侯剛以迄近
代網羅几榻會萃心胷膽壯氣完以樂吾
生吾又惡知夫伸抑與窮通夫原思匪病
黔婁乃康巖卜稽琴飲犢灌園彼各寄焉

以怡神爾若乃務光倒薤梁鴻捉襟書以
人傳窮亦何病故曰貴非必爵榮豈惟華
抑而若揚邈以爲嘉以子謂我何以異夫
鷗鳶之嚇於鼠青蠅之集於腥而笑夫吸
秋露食蕉漿者也夫揭標樹軌激清厲頑
吾以屬之宰世者不乃有主室諸君子在
吾固以媿夫世之齷齪勢利者

贊曰善夫顏正道先生之謂高士也高標

雅度足以橫制頽波風會而波下矣矧頽
乎勢利之移人甚矣哉士誠自解脫奚必
不富貴中人高士固曰吾以屬之宰世者
高士善談論激桡雄快總以軌翌世教詳
載顏先生志中不述子廷棐世其德學
萬曆己亥七月望邑後學鄭光弼右君父
撰

人布與即時貴延議有布當其
意輒危論不少屈至質衣以歸鄉
人或笑其迂猶曰吾固當爾也所
著大書長語二十則總核今昔讀
之恍乎有驅御埃壘之意不啻昏
衢巨燭也奚冗表之云以余屬姁

且疑授簡微趺嘗謂王太傅德
揆其言右軍書掩其德人品如
君可信可傳者高烈固在也寧
獨大書乎哉謬識數語聊以塞責
迺余言得無為長者邪
隆慶元禊人日王交書